

日本
经济
小说
系列

(日本)

高杉良◎著

李丽莎◎译

王建新◎校

不 被公司 埋没

群众出版社

经济小说

不被公司埋没

（日本）高杉良◎著
李丽莎◎译
王建新◎校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被公司埋没/(日)高杉良著;李丽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经济小说系列)

ISBN 7-5014-1985-X

I. 不… I. ①高… ②李…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851 号

日本经济小说系列

不被公司埋没

(日) 高杉良著

责任编辑/常 河

封面设计/吴 勇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29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014-1985-X/I·810 定价: 13.50 元

高杉良
Takasugi Ryo



致中国读者

在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的读者们若希望从拙作中了解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对各种企业结构的构成和“社会剧”的理解吧。

“经济小说”不是日本固有的称呼。但“经济小说”却可以说是最能体现现实的小说。我自负，一直为抓住时代脉搏、展示经济领域的变革，盯住事实取材而不惜耗费功力。因为这一点，使拙作得到读者的支持。

此次通过群众出版社使拙作得以呈献给中国的读者们，实属莫大的荣幸。希望经济小说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高杉良

1999年7月

简 介

这是一部奋斗者的书。

丸山敏治大学毕业后，进了日本最大的旅行社——日本交通公社。初当导游，丸山屡屡出错，不是把客人的机票放在自己的箱子里，随身带着提前回国；就是客人已到机场，而机票和护照却被丸山锁在宾馆的保险柜里。丸山一度对自己泄气失望，产生了辞职谢罪的念头。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丸山成熟起来，他不断挑战自我，依靠自己的想象力与开拓精神，不断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为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人到中年，丸山步入了公司的管理层。

丸山成长的轨道，实际上就是千千万万刚出校门带着热情与雄心闯天下的年轻人的成长轨道。可贵的是，丸山走向了光辉的顶点。

相信丸山的故事可以打动每一个奋斗中的人。他灵活的超前的商业头脑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理念会给读者以极大的启发性和借鉴作用。

目
录

第 一 章 在神户、本山 南中学·····	(1)
第 二 章 失职的领队 ·····	(39)
第 三 章 要求调迁 ·····	(73)
第 四 章 如水会·欧洲之旅 ·····	(85)
第 五 章 两人出席的婚礼 ···	(94)
第 六 章 养老金旅行团 ·····	(103)

目
录

第 七 章 追忆流浪旅行	(136)
第 八 章 储蓄金旅行	(152)
第 九 章 商场通用购物券	(171)
第 十 章 第一次拥有部下	(196)
第十一章 历时七年的大项目	(214)
第十二章 在都市俱乐部	(241)
第十三章 开发事业无止境	(260)
高杉良和他的经济小说	(289)

第一章 在神户、本山南中学

1

早上5点钟，丸山被闹钟叫醒了。今天的闹钟上得比往常早了30分钟。

丸山敏治起床开灯后马上开始收拾起来。妻子寄居已经起来了，虽然她直到昨晚还在反对，看来最后还是让步了。

丸山在日本交通公社上班。日本交通公社一般简称JTB，公司职员大约有一万人，年营业额为1兆5000亿日元，是世界上一流的超大型旅游公司。丸山生于昭和24年（1949年）3月1号，属于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今天是平成7年（1995年）2月4号星期六，下个月他就要满46岁了。丸山任公司市场开发部部门主管。名片背后用英文写着“JAPAN TRAVEL BUREAU GENERAL MANAGER”，级别是部长。他在公司主要负责新项

目、新产品的开发，同时也参与公司经营、机构管理的策划。

当丸山突然提出要去神户时，妻子那漂亮的脸上马上泛起了阴云。为这事，两人昨晚又斗了一阵嘴。

“哪怕你稍微带一点游山玩水、看热闹的心情，都会引起当地灾民反感的！”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吃旅游饭的，能不亲眼看看本世纪最强烈地震的现场吗？说不定还能作为志愿者帮着做点事呢！神户旅游资源丰富，还有，我们在那儿的三宫分公司受灾也相当严重，我在家里怎么呆得住？”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能帮他们做些啥？说不定去了反而碍别人的事儿呢！这些天我一直守着电视，那儿可真惨啦！你到了那儿，肯定会没了主意的，我放心不下。”

“你说的我都懂，又没让你跟我一块去，去的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

丸山从起居室的沙发上站起身，冲着妻子轻轻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抚慰和乞求。看到丸山的这副笑容，寄居的心不禁又软了。

丸山知道，妻子心里不是很痛快，但既然自己话都说出口了，那就一定得去。

丸山长着一双大眼睛，嘴巴也很大，加上他的高鼻子和宽广的前额，整个脸部轮廓分明，那长相颇有点波利尼西亚人的味道。丸山皮肤微微有点黑，个子中等，瘦削的身材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丸山他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体力非常好。

丸山称自己的妻子叫“小寄”，说起来这还跟妻子的全名“寄居”的由来有关，这件有趣的事，是妻子结婚前告诉他的

寄居出生在新泻县长冈。在新泻方言中，i 和 e 的发音正好与东京相反，在京读 i 的字，新泻读 e；东京读 e 的字，在新泻

读作 i。“火车站”这个词，东京话读“eki”，到新泻方言里，却成了“iki”；“地域”这个词，东京话读“iki”，在新泻却被读作“eki”。换句话说，东京的“火车站”到新泻就成了“地区”，反过来，新泻的“地区”却是东京的“火车站”。

麻烦就出在这“i、e”上，父亲给寄居取名时，本意原是想女儿为“寄江”的，江字本应发 e 音，但她父亲读作“i”，而这个“i”字正好又应该写成“居”字，这样一来，办理出生申报手续后，父亲心里的“寄江”便成了户口本上的“寄居”。

丸山刚跟寄居谈恋爱的时候，被“寄居”和“寄江”弄糊涂了，便干脆叫她“小寄”，把后面那个字给省去了，寄居为了表示心中的不满，便也直呼丸山为“小丸”。

丸山夫妇结婚已经十八年了，但在孩子面前仍然旧习不改，还是“小丸”、“小寄”地叫来叫去，结果两个孩子笑他俩是一对“怪父母”，说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这两个孩子，长子叫淳，读高二；长女叫清，读初三。

丸山一家住在足立区梅田的一栋公寓大楼里。在下之角，这栋八层楼的公寓鹤立鸡群，视野很开阔。丸山家住在顶楼，在天气晴朗的日子，还可以远远地眺望富士山。正因为看中了这点，丸山才在十年前借贷款买下了这套半新的公寓。这套公寓三室一厅，有一个非常宽敞的起居室，总面积大约为 85 平方米。

等丸山上完厕所回到起居室时，寄居已经把肉桂茸、烤面包、色拉用一个托盘装着从厨房端到餐桌上来了。

“早上好。今天让你早起了。”

“跟平常也差不多嘛。不过，小丸，你得快点！”

“嗯。”

“真空袋饭已经塞进旅行包里了。毛绒内衣也顺手放进去了，我想还是带着好。”

丸山看着为自己忙前忙后的妻子，心中不禁一阵感动，便用

不怎么地道的英语说道：

“Thank you, thank you!”

寄居很反对丈夫去神户，但丈夫真要走了，她还是忙里忙外地为丈夫收拾行囊，既细心又周到。

细心周到地接送丈夫，尽量让丈夫感到满意，寄居认为这是自己当妻子的责任。不管丈夫回家有多晚，她从不自己一个人先睡，也从不对晚归的丈夫流露不满。

有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家守候着自己，丸山在外面忙完公务应酬之后，便总是早早赶回家，从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又继续在外面喝酒找乐。

寄居实在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但贤惠归贤惠，她可绝不是那种对丈夫唯唯诺诺的女人。寄居办事情总是立场鲜明、意志坚定。从丈夫提出去神户那天起，寄居就一直强烈地反对。丸山“定要去”，寄居“不准去”，两个已经来来回回争吵很多天了，寄居就是不向丈夫让步。寄居的这种固执，和她那瘦小纤弱的体型、温柔白晰的相貌完全不相称。看来夫妇俩的性格都比较倔。

丸山的风格是想好了就干。但他做事绝不是不思索的心血来潮，每次作出决定之前，他都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

其实，妻子也早知道丈夫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服的。

丸山匆匆忙忙地扒完了早饭。

“都5点半了，得快点！”

丸山又冲回卧室，朝桌上摆着的两张照片告了个别。这两张照片，是四位老人——丸山父母和寄居父母。丸山有一个习惯，每次进出门都要朝“他们”打声招呼。出门前说声“我走了”，回家后说句“我回来了”。这两张照片前还放了一个花瓶，里面一年四季都插着鲜花。每天早上寄居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花换水。季节交替时，她也从不忘记换上应季的鲜花。

这四位老人辛辛苦苦将这对夫妇养育成人，夫妇俩对他们也

非常尊重和孝顺。虽说他们都在家务农，普普通通，毫不起眼，但心地却非常厚道非常善良。现在在世的，只剩下丸山父亲一人了。

每次丈夫出门，寄居总要送到公寓门口。

丸山戴着一顶厚厚的灯芯绒帽，把头和耳朵捂得严严实实，帽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红色帽檐。丸山摘下帽子，对妻子说：

“我走了。”

“敏，路上小心点！”

每次叫丈夫“敏”的时候，都包含了妻子对丈夫浓浓的情意。

凌晨5点32分，丸山离开了家门。他穿着茄克和牛仔裤，脚上蹬了一双网球鞋，背上背了一个登山用的大背包。外面很暗，车很少，路上只有丸山一人。天气还很冷，呼出的气都凝成了白白的雾。

丸山不用5分钟就从公寓走到了东武伊势崎线梅岛车站。上车坐到上野站后便改乘了山手线，在浜松町车站下了车，然后坐上单轨列车到了羽田机场。这一路，花了一个多小时。

丸山打算当四天志愿者，所以除周六、周日两天公休假之外，另外还向公司申请了两天带薪假。但寄居觉得丈夫太冒失了。

她埋怨丈夫：“连去哪个点当志愿者都没想好，就把假给请了，你也太性急了！”

丸山顶了妻子一句：“不管我去哪儿，反正肯定能派上用场！参加这种活动，人家又不会嫌你人多！”

其实，丸山也曾拐弯抹角地试探过同事，看他们是不是想跟自己一起去神户当志愿者，有意去的人倒是有几个，但他们都很忙，根本挤不出时间，所以，当意识到找不到伴时，他也就再也不敢提“神户之行”了。因为丸山知道，既然只好自己一个人

去，就不能被别人说成是“充好汉”。

“这下，只有我这个‘到处晃’的人一个人去了。”丸山跟妻子这么一说，马上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要是几个人结伴去的话，肯定会安排得妥当些。这样总比一个人毫无目标去的好。寄居这么想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丸山自我调侃，说自己“到处晃”，其实这实在只是一句自谦之辞。丸山跟部长一个级别，在公司要领导自己的下属，怎么可能“到处晃”呢？

不过，丸山活动能力很强，交际范围很广，时常被人喻为“神出鬼没”，从这点来看的话，称他“到处晃”倒一点不假。

这次“神户之行”就是丸山敢想敢干的最好体现，一般的职员是很难做到这一步的。

丸山到了机场，在安全检查时，旅行包里的喷发摩丝作为危险易爆品给没收了，登山刀也被机场临时扣押。这把登山刀很大，只有在登山用品专卖店才能买到。刀口非常锋利，切割树木也不成问题。而且还有很多附属功能，用起来非常方便。后来他才知道，其实摩丝和刀根本就用不着带。

早上7点10分，JAS (Japan Air system) 201次航班 A300 飞机比预定时间晚了15分钟，7点25分才从羽田机场起飞，8点半钟到达了大阪伊丹机场。

2

出发的头天晚上，丸山又是加班到很晚才回，再加上和寄居闹别扭，所以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一坐上飞机，丸山就开始打盹，但下了飞机之后，还是犯困，丸山便又在机场大厅的长椅上睡了一个小时。

打盹儿是丸山的特长，开会时也能睡着，而且还睡得很熟，不过这当然限于开那种无聊的会议时。

一出机场大厅，外面的寒气直往鼻子里边灌，风很大。但天空像洗过一样非常纯净。

10点钟，丸山坐上了开往阪急伊丹车站的货车。火车站在地震中倒塌了，到新伊丹车站的那一段铁路也已经通不了车。丸山这下算是亲眼看到被地震扭成一截一截的铁路了。

丸山突然想起曾听别人说过，地震发生后不久，JR西日本公司的井手经理便马上开车赶到了地震现场，并说“这次地震使大家重新认识了铁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畅通的铁路是什么也替代不了的。”

坐在从伊丹开往新伊丹的临时客车上的丸山，此刻更是真切感受到了“铁路的重要性”。

透过车窗望去，外面的景物竟出乎意料的平静，好像没有经过地震似的。

到了新伊丹，丸山又坐上了开往西宫北口车站的电车，从电车上看到的也是一番静悄悄的景象。

丸山在西宫北口车站下了车，一出检票口，便看到路对面有一栋房，房子的窗玻璃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招募志愿者。包食宿。纸上还附着联系电话。

在车站前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丸山照纸上所写，按下了号码键—078—412—2033。电话接通了。

“喂……”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这里是本山南中学。”

“我是东京来的丸山，在西宫北口车站看到了你们贴的招聘广告，便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您是来当志愿者的吧？”

“对。”

“非常欢迎。您顺着大路走5分钟后会看到一个车站，在车站坐上发往三宫车站的临时客车，在阪急冈本车站下，我们学校就在车站附近。”

“知道了，那我到学校之后找哪一位联系呢？”

“来了就知道了。”

那位小姐可能是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吧，所以对丸山也只是例行公事地应付了一下。

丸山按电话的指点来到车站，发现那儿竟排着一条长蛇般的队伍，丸山在心里暗暗估算了一下，至少有五六百人。

虽然临时客车一辆接着一辆，但等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丸山等了40来分钟才上车。车上挤得满满的，而且这车还开得特别慢，不论到哪个站口都要停一停、靠一靠，最后总算慢腾腾地挪到了冈本车站，路上居然用了将近一个小时。要是乘电车，10分钟都不要，在第三站下车就行了。丸山站在车厢正中间，被周围的人夹得动弹不得，车外什么也看不见，放在脚下的大背包更是碍手碍脚。

冈本车站到了。一下车，丸山不禁便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前是：一座座瓦砾堆成的小山，一栋栋东倒西歪的木房，一片片崩塌的山坡，一根根横躺的电线杆，公路上的裂缝也是随处可见。

丸山找到了建于昭和63年（1988年）的本山南中学。这所中学的房屋似乎建得特别坚实，在这次7.2级的大地震中居然也安然无损。不过，说不定是因为地表断层的裂缝碰巧绕过了这片地方，才使这些建筑免遭劫难的。

丸山绕着学校转了一圈，发现后面的铁门被地震震歪了，旁边的石墙也塌了半截。丸山回到正门，上了几段阶梯来到校门口，只见门口竖着一块碑，碑上刻着“第二届毕业生留念 本山

南中学校歌”。

和风沙沙吹过
胸中满怀期望
清清六甲山间
腾起阵阵飞云
你我意气风发
阔步聚集于此

丸山找到收发室填好登记表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他被安排分管物资分发。

丸山从收发室领了两个“BACK STAGE PASS”的袖章。袖章是布制的，宽6厘米，长8厘米，上面用黄色笔写着“志愿者丸山”，红笔写的则是“外勤志愿者”。丸山将它们分别用别针别在袖子上。

灾民们被安排住进了体育馆和教室里，志愿者们则是在一楼北边的理科实验室里。实验室地上铺着木地板，连一张桌椅都没有。

丸山蹲下来开始清理旅行包，突然觉得好像有个人进来了。扭头一看，只见身后站着一个穿工作服的中年男子。

“我姓森。你是刚到的吧？”

“对。我叫丸山，请多关照。”

丸山站起身来，微微低了个头。森也认真地还了一个礼，说：

“哪里，我还要托您关照呢。”

“我这还是第一次当志愿者，情况还不怎么熟。”

“很快就会适应的。抱头想难，动手干易嘛！”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两天前。学校现在正好放假。”

“是大学的老师吗？”

森微微摇了下头，从茄克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名片盒，取出一张递给丸山，说：

“这是我的名片。虽然在大学工作，不过不是老师，半要半干地在搞这个。”

丸山接过名片，才发现这张名片颇有些别出新裁——

禁烟始于对自己身体的爱心、
对他人健康的关心

静冈大学教育部

禁烟与健康协会·静冈

联系人

森弘文

丸山还是第一次看到头衔写得这么长的名片，不过森跟那些附庸风雅的人又不一样，他看上去性情比较温和，但神情却很认真。

丸山也掏出了名片。

“噢，你在 JTB 工作呀？”

“对，我也不抽烟。”

“那太好了。我今年 58，在志愿者中也算年长的了。不好意思，请问，丸山你今年多少岁？”

“45 岁。”

“那咱俩岁数差了一轮呢。我们志愿者里面也有二十多岁的公司职员，但管理人员却不多。要不，让我带你到学校那边去看看？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空档，按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丸山跟着森走进校园一看，那里正停着一辆“NHK 卫星广